

NANDO, WE'RE HOME

A Return To The Place That Called First



Ferdinando Frega – Nando the Scribe

Gillettenarrative.com

GILLETTE：NANDO，我們到家了

這幾個星期以來，我生命中的一個時刻總是回到我心裡。那是1993年，為了一款在當時堪稱革命性的刮鬍系統的發表，我和父親飛到了華盛頓。他一直問我開不開心，而且他在笑。我不常看到他那個樣子，這讓我好奇——彷彿他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刻，要告訴我一件重要的事。

一天下午，下班後，我們沿著河邊的一座碼頭散步。他抓住我的胳膊，把我拉近，說：

「Nando.....我們在美國。Nando.....我們到家了。」

他很開心——眼裡滿是淚光，幾乎動情，幾乎要哭出來。但我那時太年輕，不明白他話語背後真正的意思。

今天，我無法忘記它。這段記憶反覆回來、在我腦海中循環，已經快七個月了。三十三年過去了，他離開也已經一年。但他的訊號響亮而清晰：他要我明白，我必須準備好再次出發——回家去。那個家61年前沒有接收我，只是因為一隻FedEx送子鶴的失誤.....不過那是另一個故事了。

在義大利這裡，我覺得自己像被困在一個水果箱裡——被某種從來不屬於我的東西關著。

我要怎麼到那裡，我毫無頭緒。每月70美元是我唯一的資源，而我不追著任何人要錢。我只追美麗的女人——如果她們聰明的話。不是惡習，是激情。是對那位從不需要廣告的人欠下的一筆感恩之債——那位即使獨自一人也依然存在的女人。

等我終於走進那邊的某個房間，我口袋裡會揣著三隻卡拉布里亞辣椒。我會這樣介紹自己：

「這是火——唯一讓我們活著、讓我們不生病的東西。它從嘴裡開始，在屁股裡結束。只是千萬別讓對手知道。」

Nando